



生活走笔

我见我问

朝花夕拾

倾听湖北

守护少年的你

吴咏虹

那天下午,学校保安室的空气几乎凝固。一名高一女孩小雨(化名)情绪激动,蜷缩在地,父母在一旁泪流满面,紧紧搀扶着。在场的老师们面容疲倦,眼里写满了无奈。就在不久前,在学校的会议上,老师们还向我讲述了过去一年里,这个女孩如何反复陷入情绪风暴,做出诸多令人困扰的行为,老师们在应对教学之外,身心俱疲,压力巨大。

作为这所学校的法治副校长,我望着眼前的一切,心情格外沉重。这绝非一起简单的校园纠纷,而是一个内心困顿的少年及其家庭发出的深切呼救。那一刻,我深知,自己不能仅仅从法律角度简单定性,更要用心倾听、用情疏导,在守住规则底线的同时,传递一份温暖与希望。

趁着她情绪稍有平复的间隙,我缓步上前,在她身边蹲下,让自己的视线与她齐平。“小雨,你好。我是咱们学校的法治副校长,今天来,是想听听你的心里话。”听到“法治副校长”这几个字,她缓缓抬起头,布满泪痕的脸上,那双红肿的眼睛里,愤怒与固执之下,仿佛闪过了一丝微弱的光。

我扶她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,递给她一杯温水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没有急于打断她,也没有直接指出她认知中的偏差,而是静静地听她诉说,听她讲述那些让她感到受伤和不安的细节。当她提到自己语文不错、喜欢写文时,我顺势翻开手边的作文本,真诚地夸奖她文笔细腻,情感真挚。她黯淡的眼神,竟因此亮了一瞬。

“那我们一起来看看,从法律上讲,到底什么才算是‘校园欺凌’,好吗?”我轻声问道。她点了点头。于是,我结合法律知识,用通俗的语言和她一起分析了她所描述的种种情况,耐心解释哪些行为可能构成侵害,哪些可能源于误解或无心之失。慢慢地,随着沟通的深入,她激动的情绪逐渐缓和,眼中的怒火开始熄灭,继而浮现出些许清明。

“老师,”她低下头,声音很轻,“我好像……确实想错了。对不起,给大家添麻烦了。”

“认识到问题,就是改变的开始。”我拍了拍她的肩膀,“感到痛苦或困惑时,一定要说出来,向父母、老师,或者信任的人求助。大家都会愿意帮助你。法律不仅是惩戒错误的标尺,更是保护每个孩子健康成长的盾牌。”

离开前,她仰起脸,轻声问我:“老师,我以后还能和你说话吗?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我肯定地回答。看着她终于平静下来的神情,我心中百感交集。这个看似制造“麻烦”的孩子,内心不过是一个渴望被理解、被接纳的少年。

这场风波最终以平息。它带给我的思考,却远未停止。我看到了规则与信任的力量。当危机发生时,学校首先寻求法治的介入;当事实与道理厘清后,孩子能诚心反思,家长亦能理解与配合。法律在此刻,并非高高在上的冰冷条文,而是定分止争的共同准绳,是凝聚共识、重建信任的基石。

我更看到了那些被忽略的角落。像小雨这样的孩子,他们的“问题行为”背后,往往潜藏着不为人知的内心挣扎,成长的困惑或是家庭的无力。作为法治工作者,我们不仅要事后化解矛盾,更应思考如何将工作前置——如何通过普法教育、心理支持、家校社协同,提前为青少年构筑起健康的心灵堤坝,让法治的光,不仅照亮纠纷发生后的解决之路,更能穿透迷雾,预防那些年轻的心灵走向黑暗的歧途。

走出校门,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身上。放学的孩子们嬉笑着从身边跑过,脸上洋溢着这个年纪独有的朝气与无忧。或许,正是为了守护这样的笑容,我们才愿意在看似棘手的困境中,多付出一份耐心,多倾注一份关怀,在法治的框架下,探索那条既有尺度、又有温度的前行之路。

重新定义的故乡

东方二丁

每个人对家乡的回忆都是甜美的,那里有熟悉的街巷、温馨的亲情,还有儿时的玩伴、懵懂的青春。但鲁迅的一篇文章却打破了我对家乡纯粹的幻想。

《故乡》中那个勇敢刺痛的少年闰土,曾是鲁迅心中最美好的故乡记忆。可数十年后,当鲁迅再次见到这位儿时的玩伴,迎接他的却是那一声毕恭毕敬的“老爷”。那一刻,鲁迅突然明白,在时光的冲刷下,故乡的景依旧,人却再也回不去了。那道无形的隔阂,将故乡人永远地挡在了故乡之外。

我们每个人心中,都曾有过一个“闰土”,一个代表着童年、代表着纯真的故乡符号。只是岁月流转,生活的奔波与重压,让我们不知不觉弄丢了它。

年轻时,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“离开”——离开农村,离开小城,离开故乡,奔向城市,奔向远方。就像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,在那个城乡交织的十字路口,拼尽全力地想要走出去,爬上去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和许多农村、县城走出来的大学生一样,将毕业分配的目标坚定地定在“城市、大城市、特大城市”。我们坚信,只有离开故乡,才能实现人格的成长和生命的蜕变。

在城市里生活久了,故乡在记忆里渐渐褪色,成了电话那头越来越模糊的乡音,成了逢年过节短暂停留的驿站。不知不觉间,我们在心理上疏远了故乡,甚至不自觉地带着一种优越感看待那片养育了我们的土地。为了工作,为了生计,我们错过了家人的生日,错过了亲朋的喜宴,甚至错过了故乡的四季轮转。春节返乡,也习惯性地住在宾馆,把自己当成了“旅人”“过客”。

直到有一年,在电视上听到白岩松谈及对故乡的感悟,才让我幡然醒悟。他说,年少时渴望离开,年长时拼命想回。在北京奋斗的那些年,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是草原的孩子,直到偶然听到一首《蒙古人》,眼泪突然夺眶而出。他放下工作,回到草原,躺在星空下,听着马头琴声,看着牧归的身影,那一刻,他感觉自己“浑身充满了电”。对白岩松而言,故乡的意义在于,“回头的地方越清晰,向前走脚步就越坚定”。

年岁渐长,经历愈多,我对这番话的体会就愈发深刻。曾经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清晰界线,在时代的洪流中逐渐模糊。高速发展的交通让距离不再是阻隔;曾经从省城回县城需要颠簸五个多小时,如今一小时的行程就能抵达。故乡小城也在悄然蜕变,咖啡馆、书店、艺术展、文创空间随处可见,甚至动漫展、沉浸式剧场等潮流文化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。卫生、文明、效率不再是城市的专属。城乡之间的落差正被不断抚平,回乡,不再是“倒退”,而成为一种新的可能。

后来,当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,当城市里的竞争让人喘不过气,当“内卷”成为常态,我开始重新思考生活的方向。四十年里,我只顾着向前走,向外走,如今却开始思考:究竟哪里才是更适合生活的所在?陶渊明的田园理想,不经意间成为了我内心的向往。故乡的熟人社会,那种被血缘和乡情维系的温暖,对年岁渐长的人来说,是一种抵御孤独的力量。于是在老家,我翻修了旧屋,辟出一方小院,摆上书桌,在晨光暮色中,读书写字,品茶会友。炊烟袅袅,溪水潺潺,往来皆故人,谈笑有温情。在这座山城缓慢流淌的时光里,我重新找回了生活的意义。

贾樟柯说过:“只有离开故乡,才能真正获得故乡。”我的一位发小,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,四十年来乡音未改,一口标准的家乡话成了他最鲜明的印记。故乡的印记是刻在骨子里的,无论走得多远,它总在那儿。故乡的一草一木,是我们心灵深处最温暖的慰藉;故乡的一砖一瓦,是我们生命旅途中最坚实的港湾。

当我们走遍千山万水,最终想要安顿下来的时候,故乡的定义也在悄然变化。它不再是那个我们必须离开才能成长的地方,也不是那个永远停留在记忆中的旧影。它成了一个可以随时回归的精神原乡,一个能在纷繁世界中给予我们安宁的心灵栖息地。它不再是忽远忽近的乡愁,而是不离不弃地陪伴。故乡,就这样在我们的生命里,被一次次地离开,又一次次地重新发现,最终,被我们重新定义。

老歌让我怀念过去

王建成

人到老年,总爱听过去的老歌。无论何时,熟悉的旋律一响起,心头便泛起层层波澜,仿佛时光倒流,让人忍不住跟着轻轻哼唱。

于我而言,老歌是岁月的书签,记录着童年、少年、青年直至今天的点点滴滴。它们不只是旋律,更是记忆深处的回响。

童年记忆里,最响亮的是在幼儿园表演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那天,母亲为我换上崭新的白衬衣、蓝裤子,老师在我脸颊上抹胭脂。站在台上,和小女生一起唱歌,台下是老师和小朋友们亮晶晶的眼睛。唱完了,脸是红的,心是热的。那时的天真与雀跃,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,盛开在那清澈的歌声里。

少年时期,我随着学校到乡下“双抢”,夜里睡在祠堂的谷席上。没有灯,四下漆黑,不知是谁在黑暗中轻轻哼起《国际歌》。声音很稚嫩,却格外清晰。渐渐地,一个,两个……全屋的人都跟着哼唱起来。歌声穿过墙壁,连隔壁的女生也在轻轻应和。在寂静的乡村夜晚,一群孩子用最纯粹的声音,唱着一首与年龄看似不相称的歌。歌声里没有恐惧,没有疲惫,只有一片赤诚的回响。那样的夜晚,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上了中学,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正红。那年夏天,同学们坐船过西溪河去校办农场。船是木船,船夫是个晒得黝黑的小伙子。船行在青山绿水间,不知谁起头唱起“小小竹排江中游,巍巍青山两岸走”,大家就跟着齐声唱了起来。歌声惊飞了岸边的水鸟,也荡开了少年的心。四十多年过去,那画面,那歌声,依然清晰如昨。

高中毕业后,我进厂当了工人。特殊年代刚结束,于淑珍的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传遍大街小巷。我常常一个人上晚班,守着轰鸣作响的搅拌机。夜深人静时,就轻轻哼起这首歌,心里想着远方,想着模糊的未来,也想着某个悄悄心动的姑娘。歌声是孤单的,却也是丰盈的,仿佛能穿透寂静的夜,抵达某个温暖的角落。

20世纪80年代,港台歌曲涌来,邓丽君、罗大佑的歌我也爱听,但唱得最多的还是《二十年后再相会》。那时,我在县总工会工作,正年轻,觉得未来有无限可能,觉得什么都可以实现。歌声里有豪情,也有青春特有的明亮。

后来,人到中年,张也的《走进新时代》唱遍全国。再听那样的歌,心里多了几分沉静,几分感怀。时光匆匆而过,从激昂到平和,歌声陪着我们,一路成长,一路懂得。

如今,退休了,我常想,不如找几个老友,组个歌友会。不为唱得多好,只为一起温习那些熟悉的旋律,在歌声里,与曾经的自己重逢。

新歌不断,可我最爱的,还是老歌。它们像一把钥匙,轻轻转动,就打开了记忆的门。门里,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,是再也见不到的人,是再也走不回去的路——可是,那旋律还在,那感觉还在,那一切的一切,都还在歌声里,轻轻地,一遍遍,回荡着。

父母的爱情

赵素霞

从我记事起,就觉得父母感情似乎并不太好。他们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,彼此针锋相对,让我有时觉得,也许他们真的不太适合一起生活。直到那年秋天的一件事,彻底改变了我对他们感情的认知。

那年秋天,母亲身体突然不适,在家晕倒,我连忙将她送去送医院。当时并未查出结果,我便打电话给在外地出差的父亲。电话里,父亲得知消息后语气焦急,匆匆挂了电话就往回赶。几小时后,父亲已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医院走廊。

由于县城医院设备有限,母亲的具体病因一时无法确诊。医生将我和父亲悄悄叫到一旁,郑重建议我们立即将母亲转至省城大医院进一步检查。那一刻,我看见原本镇定的父亲神色惊愕,眼神一下子慌乱起来。

父亲没有多问,转身就出去联系车辆,又从家里搬来钢丝床和被褥,小心翼翼地安顿母亲躺好。路上,他一直坐在母亲身边,脸上强作轻松,说起在外出差的趣事,想逗母亲开心。他不时伸手摸摸母亲的额头,掖一掖被角,更多的时候,只是紧紧握着母亲的手,默默注视着她,眼中满是忧虑。

数小时颠簸,我们终于抵达省城医院。母亲被推进检查室后,父亲坐在走廊长椅上,一言不发,双手交握,指节捏得发白。他低着头,嘴里反复喃喃:“一定没事的,肯定不会有事……”化验单出来时,父亲竟闭上眼睛不敢看。他用颤抖的手把它递给我,然后缓缓合掌,像是祈祷。我迅速扫过单子,惊喜地告诉父亲:“是虚惊一场,妈只是普通病,没事!”父亲怔怔地望着我,沙哑地问了句“真的吗”,随后整个人一软,顺着墙壁滑坐在地。

也许是连日奔波加上精神高度紧绷,父亲也病倒了。医生安排他和母亲住进了同一间病房。母亲恢复得快些,能坐起来时,就望着隔壁床上合眼休息的父亲,轻声责备:“我说了没事的,你偏要急成这样。出差回来也不歇歇,这把年纪了,哪经得起这样折腾?现在好了,两个人都躺在这儿,不是给女儿添乱吗……过一会儿药好了,我喂你。”

父亲缓缓睁开眼,望向母亲,眼底是深深的感情,声音很轻:“你没事就好。我是被你吓的,歇歇就好了。”

我站在病房门口,听见这段对话,眼眶一下子热了起来。我悄悄退出去,眼泪终于忍不住落下。那一刻,我忽然懂了他们——懂了什么是夫妻之间不轻易言说却始终流淌的感情。

原来,平日里琐碎的争执,不过是他们漫长岁月中磨合的浮沫。而那一份无微不至的关怀、那些滚烫真挚的情意,一直深埋心底,只在风雨袭来、病痛加身之时,才骤然显现出它本来的颜色,焕发出深沉而坚韧的力量。父母之间那份深藏于心的爱,从来不是挂在嘴边的甜言蜜语,而是深植于岁月里的、永不移动的深情。



扫一扫 听一听

用健康成长
创作我们的时代主旋律



我去上学,天天不迟到